

慕索里尼

沈尤 译
合 建 吾 雅

ELUDWIG 原著



導言

本書來歷

本書所記談話，地點在羅馬的維尼琪亞宮，時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四日；談話每日一小時，未嘗間斷。當時我也說意大利文，每節談畢，即用德文記下。其間只有第一部份，我記入幾句意大利原文，仍刊於本書德文本中。至於德文原稿中慕索里尼所發各語，都交本人親自審定過。

除上述談說外，本文並未插入其他材料，不過對於薩伐娣女士（Margherita Saragatti）的慕氏傳文，所給許多的暗示，我應表示十分謝意。羅馬史料文獻，全未採用；研究慕索里尼的各家報告，我也未曾參考。簡言之，本書所記一切，全是我同慕氏談話的實錄，未經若何增改。

政黨關係

我對於這位獨裁者的不信任，在心理活動已有五年之久。我有許多意大利友人，也大多反對他的統

治。我一到意大利，四處只看見制服、旗幟、徽章、徽章上那種太陽；那太陽在德國雖於東方又有突升之勢，卻已漸見西沉。

意大利的外表，據我所見者有三方面。第一，「民主政治」和「議會制度」的基礎已經崩潰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介於二者之間的另一種形式；政治生活的傳統形式已破碎無餘；傑出的人材極見稀少。第二，在羅馬與莫斯科，我都看出在物質方面極有成功，因而認識了這兩個獨裁國家的建設事業。第三，觀察到心理方面，我認為羅馬這位政治家，雖常在口頭上讚美武功，衷心實際並不若何傾向於好戰。

但自我觀過慕索里尼的人格之後，我所得的印象，就遠較上述三點為深。我（深信）一看見他許多特出之點，總使我想起尼采的教化，我心目中的這人，就脫離了他的運動，如我習常所見歷史上的大人物一樣，變為一種獨特的現象。

政客們的許多笑臉，與我在本國所接近的許多黨人的精神一樣，同樣地不能擾亂我的心地。在我的意思，一個人有許多很小的特點，比他任何一篇冗長的演說，更為重要，我每要對一個政治家下判斷，他的小處特點，就幫助我預測他的行為。現代一般所謂冷靜的人，認為重要的當日的政情，以及政黨的黨綱，於我卻毫無興趣。我從未屬於任何一黨，如果有所謂「反戰黨」者的存在，也許我能說是其中的一員。近十年來的情況昭示於我，使我明白世間無絕對至善的制度，不同時代，在不同國家，必定有不同的政府制度。

我既然是這樣一個個人主義者，我當然不會變成一個法西斯蒂者；但話雖如此，我仍能看出法西斯蒂運動，在意大利成就了不少大事業。至於在另一方面，若要把法西斯蒂全部搬到德國來，我想法西斯蒂就會糟到不成樣子；這原因在本書第四部談到，現在姑且從略。何況德國的政治舞臺上，根本找不出一顆慧星，堪作這種法西斯蒂的領袖。

因為我是外國人，我當然很易於取公允的態度，觀察意大利的官員。如果我是一個拿破崙時代的法國作家，我自然也能像謝多勃良（Chateaubriand）一樣，站得高高地觀察一切，又如果我是當時一個德國作家，我必定也像歌德一樣，竭力讚美這位君王。所以，我觀察慕索里尼，也就用這同一態度；吸引我的，是慕索里尼本身，與政見毫無關係，就是慕索里尼在反對凡爾賽和約時，突然變成意大利化的武羅爾，其間的矛盾，我也毫不加以注意。德國的法西斯蒂黨想到這種矛盾，會感到兩可難解；至於我之不見此點，並非我的缺陷，因為我只用藝術家式的眼光，觀察一個傑出的人物。

初次會晤

我第一次看見慕索里尼，就覺得他的人格很特出。一九二九年春季，正當意大利一般資本家對他漸漸不滿意，而他的外交政策也漸漸和緩之時，我就設法同他接近。那年三月，我就同他談過兩次話，後來又

得這次同他再見。我每一次同他談話，總事先預備，談及我們兩人決難同意的事，即自由與法西斯蒂究有無衝突的問題。從這幾談話，我立刻分明看出，所謂正統的法西斯蒂，與法西斯蒂創始人的真意義間，有如何深大的一條裂痕——每一種大革命大運動中所不免的裂痕。更進一步，我歷來覺得分析歷史，須多借重史中人物的談話，而書本記載，則在其次，更充分證明其不誤。因為，大凡一個人，在談話的時候，總比用筆寫的時候，更能表白他自己的一切，尤其是不善做作的慕索里尼，更是如此——說到這方面，攝影師，一定會感到不安，因為他們已經把慕索里尼的滑稽畫，呈獻在世人眼前了。

頭幾次見面，我就不在觀察意大利一般人心目中的這位領袖如何，這位領袖對意大利人的態度如何，而在探討歐洲所能希冀於慕索里尼如何，慕索里尼對歐洲是完全無顧忌的，所以，也就是現今全世界最有力的一個人。他仍要繼續劇變，繼續作一個建設者嗎？他做個尼采的信徒，做過無政府黨，做過革命黨。他那心中鬼魔，仍在推動着他，使他向青年時代所走的路線前進嗎？或者，反過來說，他既得了政權，就要專為私人圖利嗎？他從來是把尼采的教義精神化，用之作自大的工具嗎？

從關於政府的科學及藝術諸點，要把隨意交換意見式的談話，變為有系統的解說，並作有方法的發揮。這隨風飄蕩的氣球，已漸變為有一定方向的飛艇。同時飛行又高，進發又無限制。記錄不用書記，文書不用校對，一切都自己來幹的，就是這位怪人。

談話地點

維尼琪亞宮位於羅馬中心大廣場（維尼琪亞廣場，卡披托林丘（Capitoline Hill）麓。全宮用棕黃色石塊建成，形似中世紀有矮塔的堡壘，左方又有一所白大理石的近代大建築物，與四週的一切很不稱配，也許待一二百年後，這建築表面變色，才能調和。這所宮殿已有五百年的歷史，轉移過許多人的手。最初爲教皇所建，十七世紀時爲委涅斯共和國佔據，後來復失於奧國皇室之手。又一百年以後，至一九一五年，意大利人才從哈布斯斯皇朝手中奪回。所以教皇、君主、統帶都相繼在這宮殿上統治過全國。這宮殿的宏壯偉大，以及牆壁的堅厚，都遠勝於羅馬其他宮殿。至於廳堂牆壁之高大，自然也在其他宮殿之上。

大門有兩扇，晝夜都開着；門前站立兩個武裝衛士，此外有一個穿銀邊制服的高大僕人，你如要進門時，就由這僕人問你貴幹。但二樓有一所考古圖書館，有閱覽證的人，就可由此門通過，可見進出也並不十分艱難。要刺殺慕索尼的人，大可以借用這種閱覽證。每到晚間，我就看見許多年青人，在那裏埋頭研究目錄書籍。中樓間有一道鐵門，可以關斷樓梯，但事實上總常常大開着。這位領袖，每天就在這裏度過十小時，我們當然不能說他像從前的皇帝一樣，深居宮中，不與人民接觸。

一層樓有大小房屋十餘間，都裝修得很雅緻。地面鋪磚，彷彿很舊。頂上則有大樑，看去也很古蒼。此

中也同羅馬其他宮殿一樣，每窗有石窗臺。在室內算是最美部份。這許多大廳都十分空，除掉室中有一張古舊的桌，靠壁有許多不用的椅子外。別無所有，牆上則塗橘黃色或深藍色，四面掛着圖畫；有凡龍尼西（Veronese）和麥納地（Mainardi）所繪的聖母像、人像及風景畫。有幾處還有壁畫，是否真是拉風爾（Raphael）所作，則不得而知。

室內也有玻璃大櫥，櫥內有燈，藏十三世紀的貴重磁器，上面用寶石鑲有聖母像，又藏教士法衣，花邊繡物，以及聖者的雕像。還有一只俾祥丁（Byzantine）象牙廚，據說是千年以前的古物。凡看到莫拉諾（Murano）所產的毛玻璃器，看到青金的杯碗，再轉眼向窗臺那方，一瞥牆壁的堅厚，不禁就要想到當時的半裸女人，被這保壘之王，這許多披矛戟的主人，搶掠來幽禁在這兒——也許直到這般女人對這漂亮的牢獄，感到萬分厭倦，才思報復，毒殺搶她們來此的統帶。除此之外，武器與盔甲也是這古堡的飾物，那沒頭沒腦的盔服武士，混身放着黑光，彷彿雷雨大作前的天色，看見就叫人害怕。這許多空盔甲的前面，又有大廚一只，中藏短刀長劍；在獵熊的大刀旁，就並列着裝鑲十分精細的「公正劍」。

如果訪者得許入內，就由衛士爲首一人帶進高大的內門。這人列爲「護士」，裝束頗像滑稽戲裏的人物。們一打開，我們對於眼前所見，會覺得不似一間內室，倒像一幅風景。

慕索里尼已經在其中工作了幾年的一間屋，創戶開向維尼琪亞廣場，名爲馬帕·孟地（Mappo

Mundi)廳，原來在從前是藏第一架地球儀的處所。這房間建於十五世紀，破敗處現在已經修復。全房長有六十餘尺，寬有四十餘尺，高有四十餘尺。對牆各有一門開向鄰室，其中一道即通大廳。其他牆壁一面，有大窗三扇，窗下各有窗臺，對壁則有色飾的高柱。這地方彷彿完全空虛，很少桌椅之類，即是靠牆的椅子，也一無所有，四角原有火炬，現在裝了電燈，在遠處，彷彿要用望遠鏡才能看見，對方有一個人的面影，伏在桌上寫字。

一走進這間廳堂，第一使我們注目的，就是那裝飾華麗的頂壁，上面有聖馬克(St. Mark)獅身及羅馬雌狼的浮雕。向窗的牆上，有建築這宮殿的三教皇的武器。走過新面的地板，到屋中央，地上就有一幅與真人差不多大小的嵌工，鑲成許多裸體女人和孩子，手裏拿着鮮果，十分富麗。我走到這兒，總繞路走過，不在上面踐踏。在最遠一個角裏，才在地氈上放着一張桌子，長約十二尺，背向有兩張椅子。近邊靠牆又有一張近代的讀書桌，上面放着近代地圖，歐洲地形即呈露在眼前。長桌另一方，有一個很大的壁爐，不曾生火，看去就像四圍的大理石一樣寒冷。

慕索里尼就坐向窗口，海外有訪客來時，也立起來趨前迎訝。他這張寫字臺收拾得很清潔，於他這樣熱切的人，彷彿太整潔一些似的。他既然每天都要收拾桌子，廢紙殘片，決不隨意留在桌上，所以就需有一個公文夾，收藏文件。他身後又有一張臨時桌子，上面放着隨時要用的書籍，此外，身後又有三架電話。桌面

光滑，沒有什麼修飾，除一隻銅獅子及應用的文具外，別無他物。這張桌子給人的印象，同大廳給人的印象一樣，使人感到一種鎮靜——一個經驗豐富者的鎮靜。

談話資料

我們兩人的談話，每晚在這桌邊舉行。讀者應注意，我們談話時，對於我所認為必須探明的慕氏之爲人一點，並不十分認真嚴肅，所以，本書中的對話，並不如柏拉圖式的對話，並不對於每一種問題，從頭至尾，討論無遺。我們談話的性質，大體在兩人意見相反的諸點。我曾花許多時間，把各項問題想過，如何可以同他辯解，如何最能使他其實談吐，而不流於無盡止的爭論；這即是說，務必設法避免談話時常引起的衝突。他也知道，在根本兩點，我同他是站在反對的地位，而且似乎沒有走入他那營陣的可能；但也就正因這種事實，更給予他一種刺激。更進一步，我總傾向固執於我的反對意見，以使他的談吐更認真，更明白。不過，我自然也顧到許多矛盾處，使談話不致太冗長累贅；他雖然沒有限制我同他談話的時日，但我總覺得應當珍惜他的時間；並且對於讀者方面，我覺得應任其不受拘束，讓各人對於本書所記問題，作不同的主張——以自己的見地，下各自的結論，甚或於某種問題，偏於一種見解，於另一種問題，又偏於另一種見解。我同慕索里尼二人談話時，誰也不絕對固執於某一意見，把這意見說得好到無比，因此，就有這種接近方法

的結果。我們只提出問題，並不會解決問題。

在我的眼光裏，意大利這位獨裁者，已成了歷史中的人物，所以他既任我隨意問談，我就用歷來問其他歷史上的人物的方法問他。我在這方面，是不能分什麼活人和死人的。我同愛迪生握手時，我想到「這又是阿基米德（Archimedes）」！我在寫拿破崙傳之前，也在想像中，同這位君王談過數百次長話。關於慕索里尼，情形當然更明顯。我們可以把這許多談話，當作一個全副武裝的「國家理性」，同「和平主義者的個人主義」的交談。我們兩人不同之點極多，就在各人所受教育方面，亦大相殊異。我們所接近的一點，只在尼采方面；當時說到尼采的地方很多，但在這書中，因為節編，已減削了不少。

我所著意研究的，是在廣義上的一個人格。我對於這項研究，既不是私家的記錄，而實地同一個生人談話，又不能像研究俾斯麥、林肯那類人，有書信文獻可稽，所以我只能就一些抽象問題的談話，作一幅印象派圖畫。我這本書，是企圖在間接描繪。有的人，認為一個政治家愛好何種音樂的問題，無關大體，這實是不了解心理分析的藝術，因為這種小事，確能決定一個人的行為。世間一般人，忽視了俾斯麥的內心生活，於是就把他誤認為一個裝腔作勢的武夫，我寫俾斯麥傳，就在替他畫一幅新像，以闡明舊日的誤會。現在慕索里尼雖是個活人，而我所要作的，仍同那次一樣，我要描繪一個新的慕索里尼，以代替現代世人心目中的這人。有時候我回溯到他的過去，這並不在表明一個掌握大權的人，在四五十歲之間，生活上有如何

的矛盾處，也不主研究這人早年的生活。若作傳記，這等等彷彿是必要的，但我現在卻不顧及。因為在我的意思看來，每一個人的命運，都有他的定軌，若一個人還是在全人生戲劇的第三齣，傳記絕對寫不成。重複說，我的目的不在作一本傳。而在描寫慕索里尼的人格方面，說明他性格的一般，指示詩人與政治家的關係，是如何的密切。

不過，本書所記談話，不只是關於政治的，或是關於歷史的，或關於道德的，總之，都是關於心理方面的談話。即使所問所答是具體問題，重心仍然在這中心人物的特性方面。若讀者專為時好來讀此書，必致大失所望。慕索里尼的鎮靜安詳，那大廳的幽深寧靜，都使我們談話的口吻，十分嚴肅。凡人想去測海的深淺，決不能在狂風掀浪的時候去做。我有我的放縱和獨見，要問他什麼，即自由發問——就因為這原因，所以我很隨意。

我面見的是一只獅子，既有力，又易受感動。所以我總得使他忍住好性子，不致感覺討厭。有時候，我明白要發有刺的問題，最好是說點歷史上的事，繞點灣兒，並用理論式的口氣，讓慕索里尼去決定，要否對這問題全部注意。有時候，我又得大開其快車，在短時期內，把問題告一段落。老實說，那多天用外國文談話，着實苦夠了我。即是慕索里尼，我大膽地斷定，他至少也得有些疲倦！在我這方面，每天談罷歸來，就像一個放了許多槍的獵人，直到打開了獵物袋，才知到一天的收穫不少。

我們談話的時候，從不說一句閑話。時間一到，慕索里尼就很客氣而嚴正地請我告退；到第二天，再按時續談。當時我們既沒有電話打擾，也沒有當差麻煩。因此這大廳裏十分安靜，彷彿只有在深夜時分，二人密談，始能獲得這種機會。我們可以假想，在幾百年前，這大廳裏必有音樂，有跳舞，窗臺邊就有風流逸事，獻媚求歡，無時無地沒有。王侯想必在這兒慶賀他們的光榮，但要談到嚴重問題，必要退到較小的房裏去，原來這大廳只是充作大典之用的。牆上衣劍的主子教皇，頂上的大獅和雌狼，當時靈魂也許聽到我們的談話，覺得十分驚訝，隔了一會兒，隨又沉入了幾百年來的長夢中罷。

記敘方法

每一段話談畢，我第一步工作就是盡力忠實地記下來，非但不去加以發揮，有時尚且加以縮減；並且十分注意全體，使不致像戲文式那樣做作（法西斯蒂從來就多犯這毛病）。我特別喜用間接方法，描寫個性，介乎我的戲劇及傳記之間，即是這種方法。

雖然每段談話開始，必有一段引論，以提醒將談的新題目，但我也竭力保持原有的對話口吻，我心目中屬意的是歌德和魯登（Luden）的談話；這篇關於歌德的最長的談話，要算是從來最好的一篇，因為它不取法於艾克曼氏（Eckermann）同歌德談話的形式，而且全文一貫有極新鮮的談話。我這本書，更

沒有描寫一幅慕索里尼圖，因若如此，會破壞全對話的主意。讀者可自己在腦裏想像這一幅像。

其次，因為讀者要看的，是慕索里尼的見解，所以我總盡量減少我的議論，何況我的見解，後日發表的機會正多，更不必寫入此書。此外我還竭力保持我的論點，同他辯談，我的目的，是在把這活動的人，當作思想家時，是如何一個人物，以及其活動與思想間的關係，使其第一次公之於世。因有許多與活動世界不接觸的人，以及羣衆的蠢思，散佈了一種錯誤的信仰，以爲活動的人少思想，正如讀書人少活動一樣；這使我覺得做這一項工作，極爲需要。在本書談話中，未來的歷史家，可以找出許多事實，證明羅德里爾 (Roeder) 對拿破崙所說的一切，羅氏發表了許多論見，表明拿破崙如何決定他的行動，更對於他的行動，作如何的思想——這種思想，對於吾人心靈知識，比任何活動都重要。

我所處的情況，與艾克曼及其他許多回憶錄作家完全不同。他們與書中主人，都有多年的接近交往，逐漸記下自然而出的言談。而我同慕索里尼的談話，儘限於十二天。每天限定一小時，並且我不單只盡聽的義務，更要時時刺激他，使他說出一切，所以完全與他們不同。

他的興趣既在法西斯主義，我的興趣又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，所以這兩方面的問題，都不曾好生單獨談論過，但話雖如此，這兩方面的問題，卻在全部談話中，像兩條紅線一樣鮮明。

自然，讀者對於我這書，必會各人發現各種忽略處所。想做獨裁者的年輕人，要在我這書裏尋找成功

祕訣，必會大失所望。至於要詳細研究法西斯蒂的人，我只好請他們去讀專家的著作，其中必不但論及本題，且更論及讀者。一般女士們，或者有的女士們，也許會責備我這本書，指摘我不該不談一點慕索里尼的戀愛生活；或者，認為我至少也該把他的生活態度記下一些。激烈的社會主義者，又會說我既用歷史的批評，就應該對於慕索里尼叛離社會主義黨，加以反對指謫。德國的歷史教授則會用輕視的眼光，排斥這本「用隨便的談話體記敘嚴重大事」的妄文，並且因我對於所引慕索里尼的話，沒有做上一章長文長詩，引為大憾。至於一般現象學家，更會因為我不用他們的術語，使一般普通讀者，對於全書不知所云。而感覺極端的憤怒。不消就，人人都會覺得有不少好處，被我妄自忽略去了。

慕索里尼

自二十五年以來，我就在遼遠處研究這位行動的人，並試從戲劇、歷史、及心理各方面描繪他。現在他就坐在我的對面。雖然他身上穿着黑色便服，配着黑色領結。雖然現代的電話在我們兩人間放着光，卻使我想到在羅馬某一皇宮看見的統帶波喬亞（Cesar Borgia）的像，竟復活再世。就在這同一廳堂，像他這一類的人物，相繼盛衰；現在我卻看見了這位後繼者，這位十足的意大利人，十足的文藝復興期人物。這種酷肖的感覺，使我一見就感到了迷亂。

但這位行動的人，又並不如何孤傲。十年來無日不是命令別人的他，竟也能回答別人的詰問。我於未談之先，僅把我所要討論的問題，向他提示了一個大概。他靜聽後就回答極困難的問題，又從不急急於把自己提出的問題作一結束，其忍耐處足證他的自持。他更不固執己見，要人絕對信服他的回答，所以他認為在我記錄中應該刪略的地方，都不關大體。

他的態度鎮靜，所以總十分謹慎機巧。讀者應當記清，我要問他的話，在我胸中早已打算過，而他回答我的，卻毫無準備。並且我的問題，又不與一般訪客所談的相同，我只在他的感覺、知識、動機方面發問，他就得立刻把事情看清，找出適當的答案，對於自己的思想，應如何向世間表白，又應當找到適當的話語。他極善表達自己的見解，而又不爲見解所支配，從不用誇張的語句，從不用高昂的聲調。他對於我的懷疑態度，只充分表示他的好性情，對讚美他的人說的那種話，也從不向我說一句。從不用一般法西斯蒂黨人愛用的高調。有許多機會，他太可以用拿破崙式的口吻，說什麼現世界的福利，現社會的興盛，而實際上，讀者在本書中就可以見到，他並沒有這樣說上三次。他對於我約計四百個問題，始終都是很溫和地回答。只有一次，也許我不該問那樣的話，我在本書也沒有記下來，那次竟使他目示我道：『你明知這是不談的問題！』

我當然很明白，他在什麼時候好沉默。大凡一個行動的人，談到權力實體問題，就同一個丈夫，談到妻子的漂亮時一樣當心；都只描述世人能見的各點。但他的含蓄，含蓄的態度，又使我深見他氣性格。他這種

沈默和含蓄，又極關係到他的未來。至於從前他做社會主義者時的事，他也毫不隱瞞，一一照直說出。他更不用詭辯的不二法門，反問：『你處在這種地位怎麼辦？』的話，使我爲難。他所說的話，很少問話式，無一句不是斬釘截鐵的肯定，處處都恰當所談的題目。

他歡喜用簡潔的話語，不作隱晦的長論，所以結果有許多簡單的話，直似突發的決斷。他談話的風度，充分表現取德法語言之中庸的真意大利語，既不鋪張，又不累贅；那金屬式的語調，好像精鍊過的好鋼，而不是通常的鐵塊，也按意大利的傳統，宛轉而有抑揚。但突然間又會說出極簡單的一句，出人意外地下一個彰明的結論。他這種輕快的意大利語（可當它是取範於拉丁語），同鄧南遮那種翱翔空際的演說，恰成相反的對照，使一個行動的人，與一個柏拉圖派的人，顯然殊異。

我得他的同意，談話時不必多用稱呼，因此我發言較快，可不必咬文嚼字。我說錯意大利語，他也不來糾正我，唯有一次，我讀錯一個法國人名，他就用很準確的發音，校正了我。在他那方面，雖然德語很好，有一次要說“Umwertung aller Werte”（價值之再估價），也稍犯了些許錯誤，立刻加上第二格複數，算是改正了。我在這兒，要插說一句，原來聽他說英法兩國語言，都很流利，而且他的記憶極好，就在極繁亂的時候，也可以說出某一位法國人種學家，在某某幾個大學任教；我們談話這幾日，意大利軍隊裏有那幾個猶太軍官，在某地駐守；胡斯（John Huss，1387？—1430，爲波西米亞宗教改革者——譯者）火焚，是

在幾月幾日，一一都能詳細說出。

慕索里尼也同其他統治者一樣，待人接物很和氣。彷彿他們這一類人的重步，在輕鬆的泥地上，只願輕輕仁慈地踏下。他從不憤激，從不發脾氣，談話時手上總歡喜拿一枝鉛筆，有時甚且一面談一面隨意塗寫（我還見過一個獨裁者，也有這種慣技。）他坐在椅中，時常移動，彷彿一個人在椅上坐得太久，覺得很不安寧。據說他在做事的時候，常常做到一半，忽然跑出去，跨上一輛機器腳踏車，帶一個孩子在身後，風馳到奧斯替亞港口（Ostia）去。軍警要保護他，往往追他不上。

大體上，他的生活比一般俄國領袖的生活孤寂；俄國領袖們時常相遇，並常在會中互相監視，他的生活則完全不同。他很健康，並竭力求安靜的環境，料想他必能享受天年，比從來許多政治家高壽。爭頭銜，好王冠，愛社交生活，在這外交官員特多特有勢力的羅馬，原是最顯著的現象，但這一切與他都無緣。從他的外表看，他可以自稱「朕即國家」，但假如某夜有兩個工人，到他房裏來修電話，他對他們的態度，又再和藹沒有，這使我想到反面的一般「實業領袖」，若遇到這種煩擾，板起那一副討厭的冷面孔時的神氣。

他固喜沉靜，卻又善幽默，這從他抑制的笑影可以看出。但他又不懂什麼玩笑，誰也不敢告訴他，何謂一篇滑稽故事。他愛秩序，愛精確。有一次，他翻開百科全書，查尋關於意大利婦女的統計，到指示給我時，一直寫到小數點三位以下，又有一次，他對我說：『我最恨什麼「大約。」』還有一次，我送一張德文打字文